

古今事文類聚

續集  
七之八

~~98  
46~~

道通文庫  
文庫 6  
28  
46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先廬

羣書要語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知肯構 大誥

詩句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 坡 江湖渺故國風雨傾舊廬 東

坡 喬木依然擁舊廬 坡

古今事實

請復舊宅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七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踰塵不可以居請更諸棄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後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上惟鄰是上二三子先上鄰矣違上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且子以請乃許之左昭三

有宅一區

楊氏之先楊季處岷山之陽曰郛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以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海錄

願保祖宅

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止

不改衡門

後周王褒位開府大將軍安於貧素雖貴鄉里舊宅不改衡門

先人敝廬

龍門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累徵不起楊素勸之仕通曰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糗粥讀書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守正以治天下使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通鑑

權臣莫奪

楊慎居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為相欲易其廐以廣第慎曰

今尺寸土皆先人舊貲非五等所有安可以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

宰相弗與

李建子訥居與宰相楊牧接收欲市訥允舍以廣第訥叱曰先人舊廬為權貴優笑地耶

不敢改作

韓滉性節儉堂先無椽庶弟洄增補之滉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不求增廣

李翹其昆弟賴家勲貴於室廬唯翹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

古今文集

雜著

戒徙外鄉

士大夫窳跡壠畝貴為公卿謂父祖舊廬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難得自村曠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為不宜輕若夫以為得計又從而詠歌夸翊之者于詩文是其一時思慮誠為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之免也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隴岡公自為所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穎其思穎詩序云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邇

來思穎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發舊藁南京以後詩十餘篇自思穎之作以見予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又讀詩序云自丁家難服除入翰林為學士忽忽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穎連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時熙寧二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道遠於穎蓋無幾時惜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恩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為穎人龍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是因丁代貴達而墳墓乃隔為他壤予每讀二序輒為太息嗟乎此文不可作也若東坡之居宜興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無以為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命友

於眉山云 容齋隨筆

# 門

羣書要語門捫也言在外為人所捫摸也 釋名 司門掌授管鑰以啓閉國門譏出入不物者 周禮 華門圭竇 華門柴門圭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 儒行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詩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語十 夫禮門也君子能出入是門也 商章 踵門而告 許行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 盡心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盡心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音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在門墻則摩之 楊子 門雖設而常闕 陶集 稚子候門 同上

事文類聚續集 卷之二

詩句門多長者車杜敲門驚書睡韓剝剝啄啄有客至韓雷雷  
春風入水村森森喬木映朱門荆公門垂碧柳似陶潛李丁丁  
啄門如啄木韓

古今事實

式其閭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干木賢者也吾  
安敢不式呂氏春秋

三過不火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火離婁下

荷簣過門

子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

閉門不納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  
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大君之門

呂不韋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  
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而大本傳

掃門求見

魏勃欲見齊相曹參常早起掃其門參用為舍人  
以席為門

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陰德高門

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又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  
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冤子孫必有與者至  
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世傳云

門可張羅見市交門

曳裾王門

鄒陽諫吳主曰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以曳裾乎

通德門

後漢孔融告高密縣特為鄭玄立一鄉曰鄭公鄉曰昔東海于  
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後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  
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

如登龍門見謂見門

臣門如市

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冰

門容馬車

晉陳頴父訢立宅起門曰當使容馬車訢笑從之後州辟部從  
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仕至梁州刺史

門容長戟

晉王濬嘗起宅開門前路人或謂之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  
隨眾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後夢三力遷  
益州刺史

私作都門

晉賀循為元帝丞相軍諮祭酒時廷尉張圍住小市將奪左右

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患之訟於州府不見  
省會循出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之聞之數  
都門詣循致謝

閉戶讀書

孫敬閉戶讀書

閉戶掃軌

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

杜密傳

車馬填門

王東陽子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權每休暇車馬填門  
有田美好危言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能不至者大小  
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幼弟也為東陽太守

古今文集

律詩

詠門

樞動本為榮辱主長因戶外細推尋乾坤出入無窮象夷狄閑  
防有限心掄到善人非遠大開當古道自高深九成載舞簫韶  
奏穆穆無函合在吟

鄰

羣書要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  
五縣為遂注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遂人冷五家  
為比使之相保大司徒洽比其鄰十月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



禱祭既濟鄰有喪春不相曲禮睦乃四鄰以蕃王室尚書親仁

善鄰國之寶也隱六救苗恤鄰天之道也左傳棄信背鄰患孰

恤之同上以鄰國為壑孟子君子居必擇隣可以禦患也晏子

**詩句**王翰願卜鄰杜甫芬芳孟母鄰杜甫傍舍頗淳厚所願亦易求

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塔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杜甫斟酒聚

比鄰陶淵明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李白卜居乃此地井井

為比鄰李白賃屋住連牆往來欣莫間韓愈井水分西鄰竹陰借

東家坡見擬移居作鄰里不論時節請開關劉禹錫明月好從

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白居易與元八卜鄰皇恩若許歸田

去晚歲當為鄰舍翁柳子厚劉禹錫耦耕若便遺身去黃髮相

看萬事休劉和蚤晚青山映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坡

古今事實

三徙上鄰

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  
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買又曰此非  
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舍之傍其子遊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  
曰此可以居子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列女傳

焉用陪鄰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  
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  
用亡鄭以陪益也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  
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襄二十

粟與鄰里

見粟門

連牆不謁

列子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

惟鄰是

上見先廬門

不納妾婦

見寡妻門

不納鄰婦

昔顏叔子嘗獨處於室鄰之嫠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使秉燭放乎且而燭盡東新而繼之自以為避燭之不審若其審者宜若曾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人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閉戶不納

鄰燭分光

見燭門

東家丘

見師生門

灌其鄰瓜

見瓜門

里毋束縲

見火門

百萬買鄰

梁呂僧珍字元瑜為南兖州刺史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恠其貴季雅曰一千萬買宅一百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由曰錢一千閭人少乏不為通季雅強進僧珍疑其故自發之乃金錢也僧珍言于武帝拜衛州刺史

登竈請鄰

漢御史大夫張忠署孫寶主簿寶從入舍長奈竈請比鄰

鄰墻得酒

陶侃家貧有友人過侃侃無以致誠其鄰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禮餌鄰人密於墻頭送以濁醪隻鷄遂成終日之歡

挑女折齒見齒門

鄰居爭池

石勒與李陽鄰居爭漚麻池日相歐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詭引陽臂笑曰孤曩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隔籬聽談

宋張鏡與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嘿後鏡

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非由是不復酣耳

益地與鄰

陳豈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藩囂地自益豈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貴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會稽典錄

鄰居占地

楊玠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批牀尾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舍元殿基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敢言

鄰近相招

富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近公  
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雍夏不出春秋時問過親舊相  
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其子曰先生來必以時見康  
節丁曰過之公贈以詩

古今文集

律詩

延康吟

賈島

寄居延壽里為與延康鄰不愛延康里愛此里中人人非十年  
故人非九族親人有不朽語得之煙山春

題鄰居

于鵠

僻巷鄰家少茅簷喜並居梨棠常共竈泥甃亦同渠傳履朝尋

藥分燈夜讀書雖然在都市還得似樵漁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杜甫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欲滿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非  
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北鄰

杜甫

明府豈顧滄海藏身方生勞青錢買野竹白犢岸江臯愛酒晉山  
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履到蓬蒿

偶題

王介甫

竹柏相望數十楹藕花各處復開亭如何更欲通南棗割我鍾  
山一半青

南鄰

杜甫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sub>レ</sub>全<sub>レ</sub>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州路。相送柴門月色新。

和景仁卜居許下。景仁頃見許居洛。今而倍之。故詩中頗致其怨。  
司馬君實

壯齒相知約歲寒。索居今日鬢俱班。拂衣已解虞卿印。築室何須謝傅山。許下田園雖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閑。他年決意歸何處。便見交情厚薄間。

謝邵堯夫見訪

富國彦

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常深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

訪醉和風雨夜深歸

詩話

鄰居同井

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離根分井口。徐鎧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閑遠也。  
隱居詩話

# 樓閣

羣書要語樓重屋亦閣也。說文樓。樓也。言牖戶諸射孔。高明貌。

送樓。樓然也。釋名。譙門謂閣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鹿之樓為麗譙。陳勝傳。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憑

軒檻以遠望向北風而開襟王粲賦閣樓也說文閣樓也結陽城之延  
閣飛觀樹于雲中李善注淮南子曰延閣棧道高軒堂左右長  
廊之有窓者又云延長也左思蜀都賦

詩句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窓綉栊金蓮花柱柱玉盤龍鮑照  
行藏獨倚樓杜長笛一聲人倚樓趙嘏面春築飛閣山谷嵩峯  
三十六終日對高閣歐注目寒江倚山閣杜

古今事實

十二樓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為十二樓以候神人武帝於是  
作飛廉觀漢書及三輔黃圖

秦樓

蕭史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妻焉教弄玉吹簫作鳳鳴王  
為作鳳樓夫妻居其上居數日感鳳凰來集一夕皆隨鳳去列  
仙傳

東樓

庾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乘秋夜佳序共登南樓  
不覺更至諸人將起避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  
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綠珠樓

石崇有妓曰綠珠孫秀求之不得秀矯詔收崇綠珠因自投于  
樓下而死

登樓清嘯

劉琨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懷然長歎棄圍而走

迷樓

隋煬帝開汴河泛艦為江都之遊浙人項鼻進新宮圖帝愛之即如圖營建既成幸之日使真仙遊此亦當自迷可目之日迷樓

華萼樓

唐元宗於宮西南置樓其西書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

籌邊樓

李德裕徙劍南西川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人相

接者圖之左右道與吐蕃接者圖之

燕子樓

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尚書既歿張氏舊第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悵然自集

五鳳樓

梁太祖卽位羅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

岳陽樓

滕宗諒子京左官遠守巴陵重建岳陽樓極雄偉范文正公為之記郡僚莫落成之日子京云落甚成待痛飲一場凭欄木勸十數聲而已子京果死於岳州

校書天祿閣

見校書門以下係閣

投閣

王莽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收雄雄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曰惟寂寞自投閣

麒麟閣 見傳神門

凌煙閣

唐太宗正觀十七年圖功臣於凌煙閣

本紀詳見畫象門 德宗

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頽劍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召蔣乂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岳陽樓記

范希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噲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霖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謫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



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廣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竹樓記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土破之執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葦葦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透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闔遐復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霽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瑟調聲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壺矢声錚錚然

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除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瘳安之命己亥閏二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湖州勝賞樓記

葉正則

凡城邑據江海波澤之勝皆卽以爲賞蓋物常聚於大矣吳興  
三石切太湖涉足稍峻備浸可几席畫也然四水會於雲溪鏡  
波藍浪梁相動搖而靚粧祿服之倒影互爲散合衆流放於荷  
華浦沉清浮綠鳧鷖棲止而綺荷文蓼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  
巒且巧右綿絡頗仰湖之重勢而蔽遮其風寒故其人意安而  
氣和舸經舫縹緲繪縷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間隨  
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其區雖大不服觀也夫豈娛於  
耳目之狹者易徇而迫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乘輿  
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熄柳惲以江南曲名  
於時古之採蘋莕盈而金熟薦於太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  
至行也惲之採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淫豈召南本指哉然

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敞堂奧館益盛於  
今太守趙君旣新白蘋亭復樓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道碧瀾山  
隱兼之者斯樓也力能見湖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密之  
內我不敢與民縱於青真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  
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守吳興前後十  
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  
在平平在又加以不倦濬土可使沃窮閭可使富况蒲魚豐衍  
明山媚水素稱勝絕乎君初至捐稅直增學廩親不葬女不嫁  
廢疾無醫死無松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  
久近惠而不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惲君名某字漢英

古詩

奉題張敬夫春風樓

朱元晦

隆堂謹前規傑閣聳奇觀馮欄俯江山極目眇雲漢主人沂上翁顧肯吟澤畔俛仰一喟然冲融無間斷我來抑何幸屢此承晤歎生平帶各留書若層冰泮繼今兩切切保合勤旦旦萬事儘紛綸吾道一以貫

寄題張欽夫春風樓

楊廷秀

樂齋先生子張子獨立春風望洙泗四海無人萬古空詠歌一聲滿天地不應東閣勝東山浮雲於渠了不關只餘平生醫國手未忍傍觀縮袖間樓中古書積至斗樓外春江綠如酒權門得似聖門寒萬波橫流獨回首向來沂上瑟聲希由來相顧只心知至公留取一轉語不知何詠亦何歸

題鄂州南樓

黃魯直

江東江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高明廣深勢抱合表裏江山來畫圖雪筵披襟夏簟寒宵吞雲鴈何足言便公風流冷似織誰其繼之方公悅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世者

蘇子瞻

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饑卒老不眠夜聞二人笑語言羽衣著袈裟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鏘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鷄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膻黃金乞得重莫負持歸包裹敝席甌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間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鈿非鈿或取而有衆忿喧訟

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與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唐圖經費文禘登仙駕黃鶴返憇于此張南軒云黃鶴樓以山得名也而唐圖經何自而為在說謂費文禘仙去駕鶴來憇于此閻伯珪記中乃實其事而或者又引梁任昉記所謂駕鶴之賓乃荀叔備非文禘也此皆因黃鶴之名而世之喜事者妄為之說後來者既不之察又從而並緣增飾之樓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恣問遠相傳曰此仙人呂洞賓所書也文人才士又為之夸大其事而蘇子瞻亦載馮當世之說吁世亦寧有是理哉

律詩

登鶴雀樓

暢當

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圖平野河流入斷山

同前

王之涣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春日登樓懷歸

寇平仲

高樓聊引望香杏一川平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荒村生斷雲寺語流鶯舊業遙清渭沉思忽自驚

聽黃鶴樓吹笛

李白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送孟浩然

李白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樓上

劉禹錫

江上樓高十二梯，梯梯通遍與雲齊。人從別浦今年去，天向平蕪盡處低。

南樓書事

黃魯直

四顧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芡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涼。

聚遠樓二首

東坡

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捲入簾鉤。直將眼力為疆界，何啻人間萬戶侯。

聞說樓居似地仙，不知門外有塵寰。幽人隱几寂無語，心在飛鴻滅沒間。

登晉陽樓 見湖門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古人伏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為鳳凰臺詩以擬之。今觀一詩真敵手棋也。後村詩話

鸛雀樓

張喬

高樓懷古動悲歌，鶴雀今無野燕過。樹隔五陵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漁人遺火成寒燒，牧笛吹風起夜波。十載重來值搖落，天涯歸計欲如何。

鶴雀樓

李益

鶴雀樓前百尺墻，烟汀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沉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短，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烟併在相思處，蒲自非春亦自傷。

燕子樓

陳薦彥升

僕射新阡孤兔遊，侍兒猶住水邊頭。風清玉簾慵歌枕，月好珠簾懶上鉤。寒夢覺來滄海闊，新詩吟罷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送斷殘花一夕休。

雜著 以下係闕

秋日燕滕王閣詩序

詩見九日門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棗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饌。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

嶼之繁迥，柱殿蘭宮，列罔蠻之體勢，披綉闥，俯離薨，山原曠其  
 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闔，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  
 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  
 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  
 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寫睇  
 眴於中天，極嬉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  
 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  
 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  
 他鄉之客，懷帝閼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  
 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

海曲，豈之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  
 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  
 北海，雖賤扶搖，可接東嶼，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黎空懷報國  
 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二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  
 纓，等絳軍之弱冠，有懷長筆，慕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  
 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  
 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  
 流水以何慙，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  
 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饌，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群公，敢竭鄙懷，恭  
 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

卷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度幾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為第一有塊備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王勃作序王績作賦今中承公作記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斥守湖楊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僦得一至其處竊奇自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

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支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亡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自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復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勸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二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暮月公復來燕于此公胡得無猜乎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屬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甃之缺者亦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工



既訖功公以眾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  
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  
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  
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古詩

登閣

朱元晦

橫空敞新閣高處絕氛野迴長風入天涼秋氣分憑欄生逸  
想投迹遠人群終憶茅簷外空山多白雲

登快閣

黃魯直

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  
道月分明朱絃已為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

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七終

事類續集

卷之七

二十五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居處部

亭臺

羣書要語 亭停也 道路所舍人所停集也 釋名 洛陽二十街街

一亭 十一城門門一亭也 漢職典 臺持也 言築土堅高能自勝

持也 釋名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 泰誓注 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

處臺榭 月令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老子 衆人熙熙如登春臺 上

詩句 戀月留虛亭 韓 石磴紫回入杳冥 移松高下簇虛亭 坡 藕

事不委身... 卷之八

花開處復開亭荆公臺忘歸步月臺杜層臺指中天謝青天白

日映樓臺韓

古今事實

漢蕪蕪亭 見陽門

晉蘭亭 見上巳門

唐沉香亭 見香門

靈臺 以下係臺

文王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築章華臺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對曰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氣大不過容燕且人不廢時務官不

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人罷財盡數年而成諸侯莫至若君謂此美楚其殆矣又曰先王之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太平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四時之際於是乎成之國語楚子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左

築臺延士

燕昭王築臺以尊郭隗孔文舉書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鮑昭詩注

觀臺書雲

魯公登觀臺以書雲氣詳見冬至雨天子曰靈臺諸侯日時臺所以觀天文之變劉向五行傳

築姑蘇臺

吳王夫差破越越敗乃進西施請退軍歸越吳王許之吳王既得西施甚寵之為築姑蘇臺高二百丈遊宴其上伍子胥諫曰臣恐姑蘇臺不為麋鹿之遊吳王不聽

作中天臺

楚王作中天之臺三休而後至其上賈誼新書

罷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本贊

作通天臺

武帝作通天臺以求神仙

古今文集

雜著

茅亭記

柳子厚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山之阻以面勢無榑櫨節稅之華不斲椽不剪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萃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壘且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縮綉錯蓋天鐘秀於是有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忝夷微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履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乎信乎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常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暨迺塗作我攸

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月送還雲四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入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闒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埋是貽林澗之媿故志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乎兩峰之間者讓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之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

醉而年又甚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眾賓懽也蒼顏白髮頽乎坐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

人知從太守游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豐樂亭記

歐陽永叔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其間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太祖皇帝嘗以舟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

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育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披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此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醒心亭記

曾子固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  
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築亭曰醒心而望以見夫羣山之相環  
雲烟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木衆而泉石嘉使自新乎其所觀  
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  
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  
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已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  
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  
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  
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之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  
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  
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

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筆也又  
得以文辭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山月亭記

楊廷秀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迂予於中路約予過其  
家觀所謂山月亭者日已昏未暹也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西走  
九曲謁親舊皆寂寂門未啓則反而南謁信臣門啓矣予入坐  
賓階有頃信臣攬衣猝猝而出是時風雨昏昏海淖沒膝予語  
信臣曰今日遂有遺恨卿也山月寧不遠五十里見我於圖畫  
之中今也尺有咫乃隔我於風雨之外信臣曰先生毋恨則前  
行導予徑其家繞出屋後折而左度修廡陟穹巘有亭若在天  
半掀然孤巖者山月也予且喜且喟曰尚有遺恨已識王仲祖

未見杜弘治所謂雲端臺者焉在信臣指前簷三十許武石欄  
崛起階齒層出者曰此是已雨小霽欣然登焉直下百尺壁立  
如削闔闔數萬家如在井底下視膽掉遐矚神曠乃知此亭而  
勢宅一城高絕之地無所與二其前峭秀而邃蔚者青原也其  
左突出而翼截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尻高者拜相山也其下  
橫厲而皎空者白鷺江水也周覽未既驚風欲起林木叫呼大  
波怒跳翻倒城市前山皆動諸峰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立亟  
歸亭上亭益喜且謂曰尚有遺恨今夕無月紹熙四年月日誠  
齋野客楊某記

古詩

顏樂亭詩

程伯淳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  
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成萬世心自破昏爲醒  
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汚以榛井堙而圯鄉閭蚩蚩弗視弗履  
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祭祭出金  
巷治以闢井泚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  
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  
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  
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流盃亭

李德裕

激水自山椒折波分淺瀨迴環疑古篆詰曲如縈帶寧想羽觴  
遲唯貪親友會欲知中聖處皎月臨松蓋



滄浪亭詩

歐陽永叔

予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  
 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新篁抽笋添夏  
 影老梅亂發爭春妍水禽閒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  
 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烟堪嗟人迹到不遠雖有來路曾  
 無緣窮奇極恠誰似子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逕入蒙密豁  
 見異境無窮邊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淨鋪瓊田清光不辨  
 水與月但見空碧涵漪漣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  
 又疑此境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鳩夷古亦有獨往江湖波  
 濤渺翻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飄  
 尾紅蕖綠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棄新詩美酒聊窮年雖然

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寄題九日山豁然亭

朱元晦

昨遊九日山散髮巖上石仰看天宇近俯歎塵境窄歸來今幾  
 時夢想掛蒼壁聞公結茅地恍復記疇昔年隨流水逝事與浮  
 雲失了知豁然處初不從外得遙憐植杖翁鶴髮雙眼碧永歎  
 月明中秋風桂花白

律詩

江亭寓目

盧拱 英華

江郭帶林巒津亭倚檻看水風蒲葉戰沙雨鷺鷥寒晚木初彫  
 柳秋叢欲敗蘭哀猿自相呼鄉淚好無端

東亭閑坐

白居易

東亭盡日坐誰伴，寂寞身緣樹為佳客。紅蕉當美人笑，言雖不接，情狀似相親。若不悠悠想，如何度晚春。

移家別湖上亭

戎昱

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題王侍御池亭

白居易

朱門深鎖春池滿，岸落薔薇水浸莎。畢竟林塘誰是主，主人來少客來多。

山壁偶題

劉彥冲

水遶山堂竹映橋，偶來塵意已潛銷。最怜曉日浮波影，蒲壁煌煌玉電搖。

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

方干

舉目縱然非我有，思量似在故山時。鶴盤遠勢投孤嶼，蟻曳殘聲過別枝。涼月照窗歌枕倦，澄泉遶石泛觴遲。青雲未得平行去，夢到江頭身在茲。

雜著 此下係臺

凌雲臺記

蘇子瞻

臺因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校履道，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巖巖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

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斲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為之記軾復於公曰物之興廢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與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公之祈年臺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而况於人事之得喪

忽性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記

陳希亮字公弼天資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事東坡初擢制科僉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謂人不得見又為中元節不過廳罰銅八斤東坡作府齋醮禱祈請小文公弼必塗改至為公作凌虛臺記末云人事得喪數語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太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藥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聞見後

律詩

登定王臺

朱元晦

寂寞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作雍門哀。

題大雲寺觀臺

黃魯直

瘦藤挂破風煙上，乞與遊人眼豁開。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飛盡青天回。

鳳凰臺

李白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迷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齋閣

書院 精舍 附

羣書要語齋潔也

說文

或曰齋謂夫閑居乎心以養思慮若於

此而齋戒也故曰齋

歐陽公東齋記

閣小閣謂之閣門旁戶也

說文

古今事實

心齋坐忘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仲尼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

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莊子

蕭齋

梁武帝時造寺蕭子雲飛帛大書蕭子寺至今一字在焉李約之見之破產買歸東洛建一小室以玩之號蕭齋杜陽編

開東閣係閣

公孫弘為相開東閣以延賢人

天下四書院以下係書院

應天府民曹誠即同文威綸之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早餘

卷以延學者真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南唐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李道為洞主掌其教授太平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

本仍傳送之

開寶中潭守朱洞首於嶽麓創書院以待學者

詔賜書院名唐元和間衡州人李寬於石鼓創書院宋初賜

敕額號天下四書院

古今文集

雜著

浩齋記

馬子才

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伊尹以不義祿之天下而不顧舜伊尹之輕天下如此哉古之人所以成就大事當危疑之機顛覆之變處置甚暇而不亂唯輕天下者能之今夫操刀而斷壺執匕以飯稻者皆是也至於屠龍鱸蛟刺處之役則束手戰栗而不敢發者其氣懾也于越許淳翁於其所居之東開室讀書名之

日浩齋而求記於予予請以一齋之事言之則所謂浩然者可  
以立見而不惑今子之洒掃是室也異時之洒掃天下有異於  
此乎今子之整齊圖書拂拭几案卧琴於床掛劍於壁冠佩在  
上履屨在下異時之輔相天子措置公卿大夫百執之事下至  
於庶人微至於萬物有異於此乎子有役而呼童子小不如意  
則必叱而去之奔走顛倒唯子所指異時將百萬之騎大戰于  
陰山之墟朔野之北微吟而輕呼使熊羆豺虎之猛畢皆赴敵  
萬死而不顧亦有異於此乎子或志倦體疲神昏欠伸撫髀露  
腹便然酣臥乎下榻之上異日之厭功名辭富貴歸休乎江湖  
之間石泉之畔高尚以養德醉吟而適真亦有異於此乎子之  
居是齋也試以此觀之則所謂浩然者豈不壯哉予嘗患士氣

卑弱不足與立子有志於此言則其自負必無敵於天下矣予  
之聞人亦多矣為利僅耳喜津津出顏間而手足趑趄然搖動  
小不諧世則摧敗挫辱作兒女聲有可憐憔悴之色此何謂也  
予將求子以語同儕而論心尚有此態則可以相視一笑元祐  
丁卯五月朔日記

進學齋記 見學術門

潛齋記

晁無咎 補之

潛室之廣無丈其高如之昔陽而面陰遠温而趨寒其室雙翼  
外蔭老木翳其前小竹叢其右朦朧晻曖光景不曜益若蟄虫  
伏獸之所潛焉而潛之名所為得也客過予者曰方今主聖臣  
良政恬俗康朝有鷓鴣野無豺狼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二

十長六尺出不能提桴鼓以動百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吾之劍哨嗚咤叱叱牧祁連西虜靈夏入不能陪黃閣之末議聯紫微之別班正容端色以齋肅百吏操紙握管以號令四海今反幽幽默然近形遠跡以頑處心以潛名室豈非所謂倒行而逆施者耶予躍然而驚撫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之所為甘乎分者也政恬俗康此吾潛之所為幸乎安者也朝有鵷鸞野無豺狼此吾潛之所為有特乎亨者也而反以是疑我頑其亦未之思耶請為客言潛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黃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虫獸之潛也而小者獲伸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靜者不能動不能處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倒而施之逆耶昔者回

憲潛於道故闇然而日彰黃綺潛於聲故默然而寢揚潛乎潛將以為不潛者矣客傲而出因記其語於壁

畫舫齋記

歐陽永叔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于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傍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齒翠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

間自汴絕淮浮於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齟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呼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龜之出沒波濤之洶欬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矣曰不官予友蔡君謨善

大書頗惟儻將乞其太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云又因以置于壁

怡齋記

洪景廬

馬子遂良館予宇下六百日宿廬直客齋不能十步語出口輒入予耳故寓客無敢不公言今日余方寫楚詞倦困枕肱卧聞遂良與客對始啾訾咕囁不可聽已則放聲棘談往復甚苦予躡履蔽隱候伺則遂良正東向拈篆筆自作怡齋字何人長髯廣額秀眉箕口倨坐其西詰所以曰自而之去親戚遠墳墓行游四方有年矣謹歲時歸休觀父母再拜寒溫罷入室刻刻與妻子語勞苦平生百未一厭復別去上馬愀然無一分樂易色行年二十七挂腹五千卷書未能合有司度程掇取一第耻耻



棲棲不自聊賴顧方以怡自滿傲睨容膝之室得微太欺我歎  
 敢問吾子所以怡者何事而謂齋者果安在哉遂良且笑且怒  
 暨對之曰子貌則士也夫何言之陋方吾家居人怡顏以事父  
 毋出怡色以與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吾心食與口怡寢與體  
 怡吾窮到骨矣而其怡常自若也且吾遊越則越為吾廬莫吾  
 遊燕則燕為吾廬在吾室為吾齋固也出而見子坐子之舍亦  
 吾齋也孰賓孰主哉何言之陋語未既予立聽不暇疾出揖  
 二子曰客則失矣而主人亦未為得也今人在貧賤而不失怡  
 於布衣在富貴而萬鍾不能怡也亦幾矣雖然之二者於道曲  
 九牛一毛也尚何足論天地大遠廬也曾不足以隘我尚何燕  
 越之間與閉口亟休勿復言之客舌舉不得下恂恍自失意若

欲道而足不可引予笑曰予亦多言耳子何為而去顧待奴取  
 酒引蒲徑醉就睡有頃醒視之獨予迷良在客去矣

求齋名書

王子俊

齋舍有客非古也名之又從而銘之始如兒戲且不應與公家  
 學校類誠如來喻某切以為是雖非古也而亦古之意也古人  
 盤有銘几杖戈矛之類色色有銘蓋自成湯呂望以來比比有  
 之君子不以為非也齋舍學者所以藏脩游息者使其銘之而  
 又善於此仰而視其扁幃而誦其辭及顧吾心一物不應則愧  
 心油然而生此亦進德之一助也司馬公園曰獨樂堂曰讀書  
 有記有詠竊計嘉祐諸公亦未必以為非王晉公之三槐韓公  
 之醉白文潞公之德威又不論也太抵天下之事雖非古始而

可以義起者君子亦有所不廢如必必必其故則孔席不暇何嘗  
 有齋而况於名乎至於公家學校古亦未嘗有各自胡安定始  
 置治道等齋以為諸生肄業之地朝廷遂下湖州取以為法席  
 序齋舍之有名往往自此始匹夫之法可以為公家之法公家  
 之法顧不可以為匹夫之法耶或問呂伯恭有何稱號此問者  
 過也蓋不惟其義而直差擇其名以相稱謂始類私立名字者  
 矣天下之至穢者莫如糞壤而諸王居馬糞巷時人號為馬糞  
 巷諸王則以馬糞自繫者反榮矣何晏曰夏侯泰初以易之所  
 謂深而泰初復曰晏以神然浮偽輕剽卒不免禍則所謂深與  
 神者反辱矣○晉王澄傳有經澄所題且著初不復有云云  
 心經平子矣一本

敬齋箴

見銘箴門

古詩

齋中

賈島

耽靜非為為本性實疎索齋中一就枕不覺白日落低扉擬軒  
 轡暮德謝接諾藜菊在墻陰秋窮未聞蔓所食類病馬動影似  
 移在欲駐迫逃衰豈殊辭綆縛已見飽時雨應豐疏與藥

簡齋

陳去非

我窓三尺餘可以閱晦明北省雖巨麗無此風竹聲不著散花  
 女而况使鬼兒世間多岐路居士繩床平未知阮遥集幾屐了  
 平生願軍一屈鞋千載笑絕纓槐陰自入戶知我喜新晴真句  
 方未了簡齋真虛名

同姜澹題裴式微餘干東齋

劉長卿

世事終成夢。生涯欲半過。白雲心已矣。滄海意如何。藜杖全吾道。榴花養太和。春風騎馬醉。江月釣魚歌。散帙看蠹蠹。開門見雀羅。遠山終日在。芳草傍人多。吏體莊生傲。方言楚俗訛。屈平君莫吊。腸斷洞庭波。

早秋過龍武李將軍書齋

王建

高樹蟬聲秋巷裏。朱門冷靜似閑居。重裝墨畫數莖竹。長著香薰一架書。語笑侍兒知禮數。吟哦野客任狂疎。就中愛讀英雄傳。欲立功勳恐不如。

雜著 以下係書院

嶽麓書院記

張敬夫

湘西故有藏室。背陵向壑。木茂而泉潔。為士子肄業之地。始開

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為州請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乾道改元建安劉侯珙下車既別靈夷姦民俗安靜湘人合辭以書院請侯竦然曰是固章聖皇帝嘉惠一方以風厲天下者而可廢乎半歲而成某從多士往觀焉曰侯之為是舉也豈特使子羣居族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其傳果何歟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地而宰萬物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苟能充而達之則仁之

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初則不遠也。是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以無忘侯之德。

石鼓書院記

朱元晦

衡州石鼓山。據荆湘之會。江漢環帶。最為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為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脩矣。淳熙十一年。部使者潘侯疇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

以奉先聖先師之象。且摹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遺脩士以充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諤官侯鑑。衛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尚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

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閑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將有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願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廣而文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

白鹿洞書院記

呂伯恭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某行賦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造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勦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汎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勵封殖如恐弗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官圯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

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六經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謂之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二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蹟等。凌節忽近。慕遠未克。能闢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

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蓋相與挹先儒淳固。愨實之餘風。服本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王者所當謹。若李濟之遺跡。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後。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興廢始未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武夷精舍

韓元吉

武夷山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峰之最大者。豐上而歛下。巋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望而不可登。世傳避秦而仙者。蛇骨在焉。溪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岸則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

一自不能盡則止小舟杭溪而上號為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衍景物環會必為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鷗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深處可泳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即溪之窮僅為一廬以待遊者之食息往往酌酒未半已迫曛暮而不可留矣山距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陪於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予舊家閩中兩宦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則遊焉與其門生弟子披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得酒嘯詠留必數日蓋山中之

樂亦為元晦之私也予每愧焉淳熙之十年元晦既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川之樂矣蓋其遊益數而於其溪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為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莽僅得數畝尚勢清幽奇木佳石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具春鍾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為堂旁以為齋高以為亭密以為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予聞之恍然如寐而醒醒而析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其為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子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顛而誦言於舞

身文卷第... 卷之八  
雲之下未嘗不遊曾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子鼓瑟鏗然春服  
既成之詠乃獨爲聖人所予古之君子息焉者豈以是拘拘乎  
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吾夫來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或  
自得其視幔亭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穎川韓元吉記  
古詩

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感歎有作以下

係書院

朱元晦

清冷寒澗水窈窕青山阿昔賢有幽尚眷言此婆娑事往今幾  
時高軒絕來過學館空廢址鳴弦息遺歌我來勸相餘杖策蹇  
綠羅謀野欣有獲披圖知匪訛永懷當年盛莘莘袷珮多博約  
感明恩涵泳熙泰和凄涼忽荒榛俯仰驚頽波發敷建綱紀嚼

然心匪他伐木循陰岡結屋依陽坡一朝謝塵濁歸哉碩人過

又

昔人讀書地町疇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表章矧今中興  
年治具一以張弦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荒榛適剪除聖謨已  
洋洋亦有皇華使肯來登此堂問俗良慨惻懷賢增慨慷弦歌  
有遺韻絕學何能忘

遊白鹿洞得謝字呈元範伯起之才三兄

朱元晦

歲月有環周窮臘忽受謝眷眷山水心幸此朱墨暇招呼到良  
友邂逅成夙駕深尋故轍迹喜見新結架永懷拾遺公藏此  
待價橫流詩書岸下及揚水竊歎神捨輿運制作流大化石室



復此精舍會當求教賜畢願老耕稼更與盡心期臨流抗風樹

又城南書院張敬夫

積雨欣始霽清和在此時林葉既敷榮禽聲亦融怡鳴泉來不窮湖風起淪漪西山卷餘雲逾覺秀色滋層層叢綠間愛彼松栢姿青青初不改似與幽人期坐久還起來隄邊足逶迤游魚傍我行野鶴向我飛敢忘昔賢志亦復詠而歸寄言山中友和我和平詩

石壁精舍以下係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歛暝色雲霧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

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行視武夷精舍作

朱元晦

神山九折溪泐泐此中半水深波浪濶浮綠春漁魚上有蒼石屏百仞聳雄觀蘄巖露垠堦突兀倚蒼漢淺麓下紫迴深林又叢灌胡然閱千載遽此開一日我乘新村船輟棹青草岸榛莽喜誅鋤面勢窮考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左右轟奇峰躡躡踏極佳玩是時芳節闌紅綠紛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暫遊意已愜獨往身獨絆珍重舍瑟人重來足幽伴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之八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825